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

陈传才摇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广州

摇(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摇摇序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20个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 and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3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

治功利手段。到 2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20 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近百年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都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圇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20 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 19 世纪 20 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好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好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竖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是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打破，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

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的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

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1949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绩，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学科，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

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远种。后面几辑将在不同出版社陆续出版。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一九九九年 怨月 怨日

自摇摇序

虽然我在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岗位上，已度过了 源个年头，但真正懂得文学理论的生命活力在于面向实践不断创新的真谛，却是从新时期的学术经历中获得的。“文革”以前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上是注经式的，或照搬权威、经典的理论，或重复前人、名家的观点，极少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思考文艺实践并对既定的理论、观念做出自己的判断。改革开放 愿年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学的审美实践也发生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重大变化。面对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与现代主义的文学试验，以及西方现代以来各种文学理论批评新潮的影响，文学教学研究的观念、内容与方法，也亟须更新、调整和改革，才能适应当代审美实践发展的要求。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理论探索才接通了实践的源头，逐渐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思考社会变革和审美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拓展视界与思路，更新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可以说，本书所辑入的论文比较集中地记录了我面向当代审美实践进行理论探索的心得、体会。故以“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名之。

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发展，反映了当代审美实践的重心，正从以往注重社会政治生活转向对现实变革中人的觉醒及其生存状态的关注。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也从关注社会政治生活转向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关注，尤其是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从而更加贴近瞬息万变的世界、人生。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创造的话

语方式越来越个人化、个性化；而且还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范型的日益主体化、多样化。面对当代文学个体意识的凸显和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张扬，我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从实践论的视角和意义来观照新的文学现象，阐述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规律，并在先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以下一些想法：一、既然文学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它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就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其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延伸和展开；二、人们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往往形成了文学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和品位。那种“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的文学审美创造，其价值品位与意义，显然区别于“从比较单纯、偏狭的个体意识出发，把某些生命本能当作生命本质加以表现”的创作；三、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意义来自作品形象所传达的审美情感的社会、文化内蕴。作品形象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愈深广，就愈具有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文学价值观念的更新，应有利于当代作家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追求文学关怀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以满足广大读者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

与此同时，我在其他一些论文中，还探讨了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强调指出：无论它如何超越再现论与表现论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模式，或如何参照西方现代主义的主体神话和后现代的解构思潮，都离不开民族审美意识的取舍与阐释，并总是在中西文化、文论的对话中，激活、提升那些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学经验和理论成果，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文学理论现代性构建的重要成分。从而阐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文论发展的特质和规律。

此外，我还从新时期文学探索和思考中，深切地感到，学界内部的相互启发和切磋，不同意见的讨论和论争，对于繁荣和发

展中国文学理论确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例如，在我研究文学活动的系统结构时，就曾从钱中文、童庆炳教授的论著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拙作《文学理论新编》出版后，又从同行专家、教授的反馈意见中吸取不少教益。这就应了唐甄的那句名言：“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也者，犹陟险之有助也。”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在选编这本专题论文集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主编的热情鼓励；以及暨南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圆园园年酷暑写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目摇摇录

总序	(员)
自序	(员)
文学的反思与观念的更新	(员)
关于文艺的审美本质的思考	(员)
中国国情与文艺变革	
——兼论当代中国文艺的特质与走向	(猿)
浅谈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	(源)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主体性问题	(缘)
文艺本体论论纲	(远)
文学活动的系统结构	(苑)
论世纪之交文学的嬗变与走向	(员)
论世纪之交的文学精神	(员)
重构文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观念	(员)
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悖立与互补	(员)
走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创新之路	(员)
从百年文论史得到的启示	
——关于文学价值取向与观念嬗变的审思	(员)
现代文学价值理论建构初探	(员)
论文艺价值的层次性与动态性	(员)

略论百年文艺学的转型与发展	(圆) 愿)
探索文学意义生成的广阔空间	
——圆世纪 愿年代文学嬗变管窥	(圆) 愿)
加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	(圆) 愿)
文艺理论：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圆) 愿)
建构多维视野的文学批评	
——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点的理论生命力 ...	(圆) 愿)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面向新世纪的文学思考	(圆) 愿)
附录：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圆) 愿)

CONTENT

[illegible]

- [illegible]

文学的反思与观念的更新

当前，文学研究工作者正逐渐从文艺学新方法论的探讨，进入到对多年来形成的文学基本理论观念及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这是对文学自身的具有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反思。这种历史反思的深刻程度，将决定着文学基本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取得突破和发展。

多年来，我们在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价值、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观念陈旧、理论阐述简单化和艺术教条主义等弊端。除受“左”的思潮影响与干扰外，在理论指导方面，未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文学的本体研究及价值评析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亟须在历史的反思中，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我们观察人类自然界、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一原理在文学科学领域的具体化，即恩格斯提出的“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正是启示人们把哲学和文学本体研究及价值评析结合起来，形成真正独立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与批评。

但是，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却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与文学特殊对象的本质规律相分离，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或个别观点、结论，进行简单、机械地演绎推论，因而它的内在精神，不能真正融化到我们对文学的奥秘和规

律的深入探求之中，甚至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运用的简单化与庸俗化。

我们的文学研究所以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作指导，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能够赋予我们纵观人类自然界、社会和文学艺术以科学的思维及指点潮流的胆识、气魄，使我们在分析研究作家作品及一切文学现象时，具有一种把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的整体多维的眼光，从而获得一种历史纵深感和“制高点”，避免一般化、片面性或主观随意性的分析研究。这样，我们所提出的观点，才能达到时代思潮的高度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度。

另一方面，还因为哲学方法论集中体现了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精神，属于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次。但哲学方法却须借助美学及其方法的中介，才能与文学和文学的方法渗透、结合，并将其内在精神融化到文学的历史和美学的研究中去，使哲学与文学本体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揭示文学的奥秘与规律。过去文学研究所存在的弊端，从哲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自身方法论的关系来看，正是由于忽视了美学和美学方法的中介、渗透这个层次，以致提出的理论观点，不是建立在文学和美学的深刻分析，并融化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灵魂的基础上，即存在着文学研究的非文学特性的倾向。关于“文学是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等理论观点，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文学与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分的观念，都因不能很好地通过美学的中介去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混淆了文学与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界限。

大家知道，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文学的本质、特性、规律进行。文学的本质规律，是人们审美意识物态化的集中表现；而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一般审美关系，必然涉及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本质规律，并把审美创造的本质规律看成是美

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精神，须借助美学和美学分析方法的中介，才能在文学研究中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过去我们在探讨文学的本质特性时，由于在理论指导方面没有弄清这个问题，总是习惯引用别林斯基关于文学与哲学等的区别的那段论述，指出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是通过形象图画去显示，而哲学等对生活的反映是用三段论式加以证明，以至得出了文学与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区别，不在于对象、内容与形式，仅在于处理一定内容所用的方法不同的结论。这个论断，虽然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哲学命题，对克服那种片面强调文学是心灵产物的观点，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同时暴露了它漠视文学的审美特性的问题，因而这个判断不能廓清文学与哲学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界限，是一个非文学特性的论断。

其实，文学作为掌握客观世界的特殊方式，它的根本特性显然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突出地表现在它所反映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的特殊性上。它不但要认识客体对象，同时要展现作家自我的主体生命，通过主客体之间的联系、融化，经过心灵的“加工制作”，实现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对客观世界的掌握。在审美创造过程中，作家、艺术家是审美主体，无论是对生活的再现还是自我的感情表现，总是围绕着人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进行独特发现及灌注主体生命的创造。所以，具体到每部作品的对象和内容，就不是笼统的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艺术家从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认识出发，按美的规律加以心灵化创造的产物。在审美创造中，作家只对那些曾经强烈地激动过自己，属于个人独特发现的，并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特殊审美意义的人事及其情感方式发生兴趣，并往往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这种具有审美特性和意义的形象体系和意境，既融化着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又折射着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及其丰富复